

日子 的 窟窿

刘平

张婆婆的日子，就在村西那个篱笆墙围着的院子里。院子小而简陋，但装着日月星辰、春风秋雨，还有一头猪、几只鸡鸭，一个人的日子，也是日子。嘿，还有一条温顺的大黄狗，别人养狗是为了看家护院，张婆婆养狗是为了多了一个活物、一个伴儿。

平常，大多数时候，张婆婆都在小院子或附近的某处。或在屋后林子里捡枯枝做烧柴，或在院坝里拿扫帚扫地上的落叶鸡粪，或在篱笆墙边的菜地里拔草再顺便摘一把菜，或是一个人坐在屋檐下的椅子上发呆。张婆婆的日子，很多时候都处在静音状态。

但张婆婆不想日子老是静音状态。于是，偶尔从小院子旁边路过的人，突然听见了张婆婆骂骂咧咧的声音，开始以为她在骂谁，后来才知道她在骂畜生。哪里拉都忘了，该不该打？这是骂猪。盆里有现成

的你不吃，跑去吃刚栽的菜。这是骂鸡。养你啥用？它们糟蹋菜你都不管。这是骂大黄狗。骂着，天就暗了。

张婆婆羡慕别人家畜生叫娃娃哭的热闹，其实她有个儿子的，准确说，是捡的。捡的时候儿子才三个多月，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了，现在儿子在城里当干部，家也安在城里，还有了孙子。张婆婆记得很清楚，小孙子今年三岁，二月初八生的。可张婆婆只见过小孙子两次，一次刚出生，一次满一岁。平常他们不回来，甚至过年也不回来。开始，有人问，您儿子媳妇咋不回来呢？张婆婆说，他们忙。大家心里都懂，后来，就没人问了。甚至一些人都忘了张婆婆有儿子媳妇还有孙子。

但有人没忘，说，捡的也是儿子。不过，这有啥呢？张婆婆好像并不是太在意，照样与世无争地生活着。她把篱笆墙边那块菜地侍弄得像模像样，她捡鸡

蛋鸭蛋去街上卖，摘菜去街上卖，一年喂肥四头猪。日子蹦蹦跚跚，轻轻飘飘，有的地方还薄如蝉翼，但终归风平浪静，终归是啥都不缺的日子。

何况，城里还有儿子媳妇，还有小孙子。

突然有一天，儿子回来了。第一眼看见儿子身影的时候，张婆婆心里很激动，她想儿媳妇和小孙子肯定在后面。可后来她发现儿子是一个人为啥梭回来的。

儿子的脸色很难看。张婆婆问他，出啥事了？儿子抽了一根烟，才说，出事了。张婆婆又问他，出啥事了？儿子说，收了别人的钱，要坐牢。张婆婆脑子里“嗡嗡”乱响。

张婆婆脑子里一点主意也没有，她看着儿子，觉得他从没这么可怜过。张婆婆说，退给人家呀！退了，是不是可以宽大？儿子点点头，又点一支烟。

像突然看见了什么希望。张婆婆进屋翻出自己的存折，六张，一共三万七千八百元，最少的一张才一千二百元，几天前存的。那天，银行里那个姑娘说她，婆婆！这么少您都存呀？张婆婆说，存。张婆婆把存折都给儿子，说，拿去，退给人家。看儿子的样子，张婆婆知道这点钱肯定不够。可她就这么多了，退一点是一点。

儿子说，今天回来，就是看看。张婆婆心里想哭。

张婆婆想给儿子做一顿好吃的，要去村头割一点肉。儿子说，割啥肉，不想吃。又说，家里有啥，随便吃一点。张婆婆给儿子做了一碗香椿炒鸡蛋，儿子小时候最喜欢吃的。可今天儿子扒拉了几口，就不吃了。张婆婆说，再吃点。儿子说，不吃了。

儿子为啥梭走了。张婆婆一个人呆坐了好一阵，才起身收拾碗筷。端起儿子还剩下的半碗饭，张婆婆突然发现那六张存折压在碗底下面。张婆婆更加觉得这点钱肯定不够，可退一点是一点呀！退多退少，总能宽大一些。张婆婆心里一急，就出去追儿子，可哪里还有儿子的身影。她想给儿子送去，可双脚像被什么东西拴住了一样，迈不动了。

张婆婆一次也没有去过城里儿子家，根本不知道他住在哪里。

张婆婆仰头望长空，泪如雨下。她感觉自己的日子，像突然被什么东西捅出了一个窟窿。

河水清浅

张建新

水从大山奔来，划过土地，留下道深深的伤痕，伤口不愈合，常年累月清水涟涟，清水蓄鱼，还将夜晚的月挽在伤痕里，早晨的太阳安在流动里。长长的伤痕蜿蜒，人们把如此的伤口叫河。

河擦着厂子悄然而过，厂是个大厂，几千号员工，用河水、喝河水。河又若厂子的一条大路，来来往来的各色货物，从河中走来，从河中走去。

河水浅时，厂子搭上便桥，人在便桥上走，悠悠荡荡的。便桥是竹子搭建的，竹子从山上顺流而下，竹叶还青，青得撩拨清波。山水清，河水能不清？

河水深时，两岸的人靠渡船摆来摆去。厂子是分布在桥两边的，桥北是厂区，桥南是宿舍区。

渡船有两条。一条木船，一条铁壳船。木船和铁壳船都是柴油机驱动的，冒着青烟，“突突”地跑得快。不快不行，上班赶时间，下班也得快回家。

两条船两个船工。船工让厂里人羡慕，活轻松，不累。厂里的活累死人，翻砂、铸造，不仅累，还脏。船工不一样，河中有景，有游鱼，有飞来飞去的水鸟，捧把水洗脸，还能把脸洗得干干净净的。

小谋子是船工，专驾铁壳船的，铁壳船有高高的船楼（驾驶室），在船楼上看得远，还能把汽笛拉得嘹亮。

小谋子长得挺清秀，不像个船工，像个工程师，人家给他起了个外号，叫谋工。谋工有“磨洋工”之嫌，小谋子不喜欢，但不耽误人家喊他。

木船的船工是老夏，大大的个子，黝黑，木船没遮风挡雨的篷，老夏晒得像个铁匠。

铁壳船小谋子是不让老夏碰的，小谋子信不过老夏，怕有闪失。老夏想上铁壳船船楼，小谋子拒绝，拒绝得干净利索。

铁壳船的船楼除小谋子外，只有一个人能进去。能进去的人是小谋子的女朋友丽华。丽华长得好看，在厂子的车间里当翻砂工。

小谋子和丽华谈恋爱多在船上，船上的点位是在船楼上。小谋子和丽华是一对，厂子里都知道，铁壳船招摆，高高的船楼更招摇。

丽华对小谋子说：坏了，我打上你的标签，想跑也跑不掉了。小谋子坏坏地笑：还没打上，还没打上。丽华拿拳头打小谋子，小谋子让，铁壳船就略略地偏了方向。

这些河水听到了，老夏也听到了，两条船交错而开，老夏看在眼里、听在耳里，就放开地“嘿嘿”笑。

追小谋子的女孩多，丽华不在，就有女孩子和小谋子搭讪。小谋子不大懂拒绝，一些小暧昧就发生了。

老夏在两条船交错时，警告过小谋子：脚踏两条船会翻船。小谋子懒得和老夏扯，狠狠地拉满了汽笛。

木船和铁壳各泊一边，小谋子和老夏也是各守各的岸，有事就在交错时说上一嗓子，河中立，听得明白。

丽华和小谋子大闹了一场，就在铁壳船上。为什么事？小谋子和另外一个女孩暧昧，丽华知道了承受不了。闹得厉害，在船楼上闹的，害得小谋子的舵掌不稳。

闹中，老夏的木船交错而来了。老夏的脸更加黑了，大喊：要闹回家关了门闹，船在河中走呢！老夏的一嗓子起作用，丽华停止了哭闹。

丽华得理不饶人，不哭不闹不代表原谅了小谋子，船靠岸，拿起了岸边的一块石头，石头是块鹅卵石，上面有好看的花纹，如一轮圆月在上升。丽华看了半天，还是狠狠地扔向河中心，心疼疼地说：到此结束，除非这石头走向岸来。却又把目光飘向“突突”而去的铁壳船上。

铁壳船的船楼上好久没了丽华的身影，但小谋子还是不允许人进船楼，守得紧紧的。

两船交错个不停，老夏的黑脸小谋子看得真切。老夏还有句话小谋子不以为然，老夏说：那石头会走上岸的！

不久河中出了大事。

洪水下来，凶猛得像野兽。小谋子驾驶的铁壳船在河中心突然失去了动力，船被洪水打翻了。老夏驾船来救，七七八八，救上了被倾倒进河里的人，却独独不见小谋子。

老夏大喊：不好，小谋子困在船楼了。老夏一个纵身跃进河中，老夏水性好，如一条鱼游。小谋子从水中浮出，老夏却石头样沉进了水底。

小谋子活着，老夏死了。小谋子呼天喊地地哭：老夏就进过一次船楼，就进过一次。老夏是用头撞开船楼门的……丽华抱着小谋子的头，也哭得伤心。

又过了许多年，小谋子成了老谋子，老谋子退休了，河里的两条渡船也早消失了，河上一条斜拉的钢索桥连起了两岸的风景。

老谋子舍不得河，得空就拉上丽华去河边走走。一天丽华脚被咯了，咯得很疼很疼，弯下腰看个究竟，竟是一块鹅卵石，上面条纹分明，一轮圆月正在上升。

是丽华扔进河中心的石头，石头走向岸了！

河水清浅，老谋子泪流满面，对着河放声大喊：老夏，老夏！河水深深，蓦然格外地清浅。

牙疼

杜艾洲

小时虫蛀牙，一上火牙就疼。那天在办公室，牙疼得实在难以忍受，就请假去了附近一家牙科医院。

医生让我张嘴，拿个金属器械撬开我嘴巴，敲了敲，疼得我额头直冒汗。

“拔掉吧。”医生说。

“没有别的办法吗？”我问。

“没有。”医生说，“拔掉种植一颗，一劳永逸，再不会疼了。”

我本就是个因怕疼而讳疾忌医的人，听到“拔”与“种”俩字，却宁肯长痛而不愿短痛。真的不是因为钱的事，虽然我知道拔牙和种牙的费用都很高。

忍受一段时间，牙不疼了。这次去外地出差，牙又疼起来。说来真巧，宾馆对面就有一家牙科诊所。我需要出去办事，顺便拐进去。“多经个医生的眼，看能不能在‘拔’与‘种’之间找到一个好的治疗方案。”我想。

医生同样撬开我嘴巴，同样用那金属器械敲那颗牙，那颗牙同样疼得我额头直冒汗。

“听你说话口音不像本地人？”医生问。

我说：“我家就住这附近。”我不是恶意向医生撒谎，人都有欺生的本性。

医生忙说：“家住这附近好，治疗方便。拔了吧，拔了种植一颗；不愿种植的话，也可以做一副进口烤瓷牙。”

我流称有事，办完事再来。

离开诊所，我站在路边等出租车，一年岁稍大于我的女同志尾随我身后也站在那里。她小声对我说：“你那牙不用拔，换家医院，直接提出做根管治疗就行了。”

我问：“你也是医生？”

她点点头。

我又问：“刚才的医生怎么没给我说呢？”

她顾左右而言他。“比如你去一个地方，本来坐公交也可以，而你偏要打的坐出租车。出租车是什么？出租车就是让你快捷而高收费的交通工具。”

言毕，她转身离去，前面不远处有公交站台。她虽没说明，我已明白，原来我这牙在“拔”与“种”之间还有一种更适合它的治疗方案。

尽管她如此给我打比方，在她离开后我还是伸手叫停一辆出租车。因为在这座城市里，我不认路。

我一边拉开车门，一边说：“送我去医德广场。”

出租车司机笑了。“同志，你是外地人吧？医德广场就在不远处，您不用打的，走过去就是五分钟路程。”

我关上车门，出租车师傅向我指指正前方。



诗与画

与一座村庄相遇
所有的窗户都开口说话
纯粹的方言
像暖暖的日头
大片大片的植物
花朵摇曳
来时的虚空
被鸟鸣填满

流冰 图/文

“田螺姑娘”

赵克明

重负，感叹道：“好人啊，可帮了我俩大忙了！”

“是啊，真是好人！”我也很是感激地点点头。

然而，人世间的的事儿往往会带有戏剧性，就在我们老两口心存谢意的时候，突然间心中幸遇的“好人”却蒙上了一层阴影。那一天，我和老伴在小区周边散步，无意中见到不远处就有一个收废品的门店，陆陆续续走进提着袋子的老头老太太，而老板正用磅秤称量着他们的饮料瓶、废纸板之类的废品。那“蓝色保洁服”一定也把那捆报纸卖到这里了。

“城里套路真深啊！没想到就这几步远，废纸盒就能换成钱了！”老伴有点儿忿忿，又有点儿懊悔。

“就当乡巴佬进城交点学费吧。”我赶紧安慰老伴，“其实，也不值几个钱。”

进城的“小插曲”很快就淡化了，而接着上演的却是一部“惊悚剧”——新冠疫情在这座城市里暴发了。全城进入静默状态，小区四门被封堵，时空似乎骤然间凝滞了，我和老伴成天呆在家里，只能通过手机与外界保持联系。老伴眯缝着眼睛，不停地划拉着手机抖音，抢菜，抢药，抢米面，大小超市货架一空，自媒体主播们歇斯底里。在这样的“抢购潮”中，惶恐比病毒传播得更快，我和老伴忧心忡忡，焦虑地拨打物业与社区的求助电话，得到的回答十分热情，但迟迟总是“在路上”。幸亏我们在搬家时从乡下带来了米和菜，不然的话，那可真的要被急得跳楼了。

就在这时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。

一天早晨，老伴一打开门，惊讶地大叫起来：“哎，奇怪了，这是谁在门口放一袋青菜呀！”我跟出去一看，果然在门拉手上挂一袋青菜，水嫩水嫩的，像刚从地里采摘的。这会是谁呢？物业？邻居？整天里也没见到一个人影响啊！难道是那个女保洁员？物业微信群明明发了告示，“因受疫情影响，保洁工作不能正常进行，请广大业主见谅。”这真是一个难解的谜。

更奇怪的是，谜团越滚越



副刊

本版责任编辑：流冰
邮箱：643385541@qq.com